

# 扶桑通史

八

		和書門	
二	二	九	五
三	七	九	號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内		和書	
五	二	九	五
函	七	九	號
架	冊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 8 )
函號	150 3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田上杉毛利傳第八

明治十四年購求

卷三十三

加賀侯前田利長右大臣管道直後也王父利昌仕

尾織田氏為菴子城主父利家當信長時謀略超衆

積功封能州及越府五万石以女妻其子利長信長

薨諸將爭權利家從柴田勝家軍于柳瀨以欲伐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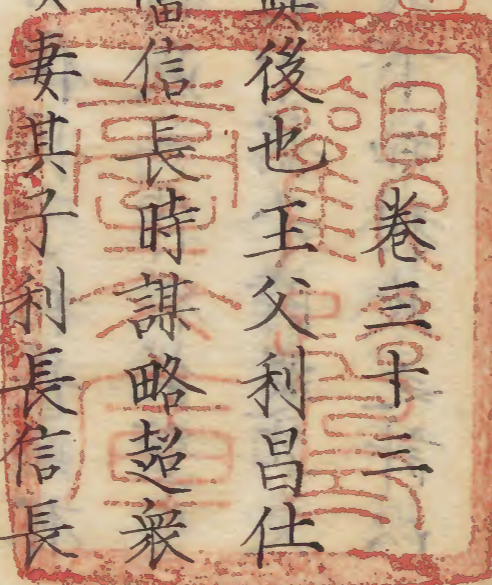
吉三襲敗勝家入越府見利家使利家平加州三

勝家所封之地也於是平加州入越中佐三成政

獻越中求降秀吉与利家金澤為筑前守賜羽柴氏

曰我故所稱封利長于越中利長又從伐九州為左

少將小田原之役父子踰碓氷降關東諸城會九戶





政實反与越後侯共之南部慶長二年利家進從二位大納言利長從三位權中納言秀吉薨遺命神祖与利家等以大老輔政神祖居伏見典軍國之事利家居大阪理內事抱孺子朝諸侯餘無所掌獨有号名已奉行三成欲專權搆利家于神祖利家知之益厚其交言從向嶋且曰我且夕就木將軍善輔孺子利長弱敢煩將軍利家卒贈從一位長子利長嗣有加越二州之地分能州封中子利政為侍從能登守初利政不悅神祖輔政以為不利于孺子時過其父欲害之利長以為非神祖無安天下知利政之計以

身防之不得祭是時諸侯歸利長者与神祖中分利長曰是非前田氏之幸不若避之以新立薛歸國盡以其室行而遺利政之妻利政恨之三成知利長舉室行使、神祖言利長与忠興將反又會淺野長政事起於是神祖將伐利長數忠興、曰此咸三成所為欲變動諸侯耳日者臣語利長曰主幼國危天下之權必有所歸得其所歸則榮不得其所歸則危亡從之惟君計何出利長曰如何臣曰內府得衆心三成久典樞機天下信之天下之權不歸內府則三成也君將何從利長按劍怒曰今日之事寧取危亡



知三成我以是觀之不為三成所誤必不肯將軍神  
祖然之使人責利長、、使其相橫山長知如伏見  
見神祖曰昔者大閣命公与我先君同心輔幼主先  
君臨終命寡君以事將軍寡君背將軍是遺君与父  
也寡君不然陪臣亦面受我先君之命若見其端止  
之爭之死而後已且寡君承先職日淺不憲天子之  
言乞告歸國者以深信將軍也今聞將軍有意督過  
恐使臣受將軍之所欲于寡君唯將軍命之矣神祖  
曰無故奉母歸國聞有人告變事不未而謝何言無  
及長知謝曰臣憲不及此臣意雖此二者寡君不敢

違將軍之令然非使臣所得專明年春利長送母至  
神祖曰侯前因浮田上秋二侯請今復辱至此謂二  
侯何若終其惠請暫東遊以止人之言天下聞二家  
相親諸侯莫作非者國家之利也利長許之遣母与  
大臣之子及其出細川忠興之子忠利于江戸神祖  
悅以孫女嫁世子利常、、利長弟也利長無子故  
立以為世子會津之役督越後兵自津川入未行會  
三成作乱約利長攻其西神祖攻其東使人于小松  
聞三成兵在小松利長怒欲攻之利長謀臣咸曰小  
松城固兵精攻未必克不若先取大正寺出于越、



空國也易定越定則小松譬猶探物于囊中利政不  
悅利長質母江戶於是諫曰君為身計而不知有幼  
主為天下所笑利長曰不然三成欺天下之言曰欲  
去內府而安幼主諸侯信其安幼主而不知三成欲  
代內府惑之甚者也長重雖為三成所誤終必歸內  
府且我不謀天下之事老夫人在江戶必從內府長  
重伏兵擊利長于今井湖候騎誤以伏之未發者為  
加兵告長重、、乃歸小松利長分兵絕小松之救  
之道攻板大正寺是時大谷吉繼軍于北庄逢利長  
妹之夫中川宗伴劫宗伴不使如加賀使遺利長書

曰內府戰敗入吉田三成集舟于藪賀千餘艘將襲  
金沢利長信之引兵反長重又追擊利長、、已知  
為宗伴所欺又會土方雄久持神祖書來徵兵使人  
召利政、、語其下曰豐臣公遇先君厚令人為其  
孤興兵縱不能助恐攻之我前為兄一出夫可復耶  
稱病遣其二相利長至越會三成敗天下悉歸內府  
、、奪利政長重侯使利長盡有其地利政去如京  
師彈三絃自樂曰以此代一州秀賴召之不肯往慶  
長七年利長之江都德祖徃于板橋以待十五年城  
名護屋秀賴母淀夫人遺書利長欲興兵利長大以



為憂、止之稱病傳國于利常於是神祖不憚召秀  
賴于二條甲寅改相治長稱秀賴命召利長會病卒  
、贈正二位大納言初長重再襲利長幾破其軍青  
木重治約以北莊隣已迎大谷吉繼然利長見神祖  
請二氏免其死以其父前救成政死世謂前田氏有  
仁烏富田信高弟信定仕関白秀次、、死信定語  
人曰我以某日死從先君于地下迨期觀者毀垣入  
有親友持酒未飲之醉卧久之吏傳記至信定拭目  
熟視曰教曰事関白者一不得死今如此不可犯乘  
輜去觀者慚且罵利長聞其不死与之万石邑不受

親駕往迎攻大正寺以其属前死城因是破是時咸  
稱其善知人利常生不能言乳母獨知舌著脣割之  
能言利長悅為嗣侍從筑前守賜松平氏往朝二都  
於是代侯如江都為左少將上阪相所遺先君書為  
先鋒至阪德祖將移營出令軍中無得動時霧不辨  
咫尺加將為敵出前爭山不見一人江越見爭進傳  
城死傷甚多明年自岡山擊敗大野治房、、燒火  
藥走遂進入城斬首三千二百以功進參議賜二將  
爵明年上遊其邸寬永三年後朝京師拜中納言八  
年金澤災十年傳國于子光高割富山封仲子利次



大正寺封叔子利治光高立建祖廟于金澤上女為  
夫人正保二年饗執政坐酣起入為小臣弒之大臣  
以病聞立幼子綱紀字中和憲宗時綱紀召講中庸  
并參議後三位上以女嫁世子吉德而遊其第德宗  
時綱紀年八十餘傳國于吉德而卒信宗初參議吉  
德歸國涉河溺死子宗辰立宗辰弟重熙重靖重基  
咸相及有國

富山侯利次子秀久憲宗時收高田修增上寺其子  
利興利隆亦相繼而立世至從四位下

大正寺侯侍從利治無子弟利明代侯卒長子利重

給事于中者立次子利昌分墾田為侯憲宗歷代命  
利昌及織田秀親典饗王使秀親少利昌輕辱之利  
昌殺之歸謝其母就死于龜山邸一年利重為上造  
芝口門卒綱紀子利章立

利長少弟利孝三成死以能州地万石為利長母湯  
沐邑利長与土方重久取其七日市以便于事遂以  
其地侯利孝後其母居江都從阪之軍有功子利豐  
為光陵防火使自利孝六傳至利方當德宗時  
米澤侯上叔景勝長尾政景子輝庠出也源尊氏少  
子基氏為東國總管治鎌倉上叔憲顯佐之憲顯以



來治事四世為人所敬服至基氏曾孫持氏富強多  
失礼于京師大將軍義教聞上叔憲實怨持氏不從  
已之言歸平群臣疑恐遣將誅持氏後是上叔氏霸  
關東五世至憲政天下大亂北條氏康強伐憲政  
、逃奔越後初長尾氏為上叔氏相世留守越後輝  
、斥其後也貴節俠趨人之急西擊至越前南与甲君  
晴信爭強及憲政至復修君臣之礼為興兵擊北條  
氏嘗至小田原憲政悅与之上叔氏使為管領氏康  
年蒙越兵質小子景斥求平輝斥以為小田原竟不  
可得克以景斥為子許之平後誑政景養其子景勝

撫其衆輝斥死景勝攻殺景斥有其国憲政亦死兵  
於是隣国交未侵伐以野東路武田氏獨有越佐及  
奥羽西辺天正十年尾益強滅甲六月明智光秀殺  
尾君景勝畧地取川中島十一年秀吉入越前卑辞  
厚礼求平景勝、、不可十三年秀吉取越中從石  
田三成木村重滋二人如墜水稱使者見景勝定約  
而去十四年景勝如京師秀吉請舍飲酒屏人曰秀  
吉起自微賤非將軍折節尊敬無詘天下公幸為秀  
吉之地景勝許之如其言除參議十八年与加賀侯  
攻破碓氷徇降十餘城還屠八王子小田原平引兵



北取取會津与利家籍奥羽之田伊達政宗望秀吉  
奪會津誘會津民作乱景勝捕渠魁斬之九戶政實  
反与利家往救南部庄内民仍之作乱景勝利家還  
誅之文祿元年如名古屋受神祖節度既渡海城釜  
山為中納言代小早川隆景為大老四年移會津封  
百五十万石猶有庄内佐渡其餘盡除秀吉薨先令  
輔孺子久之三成免奉行歸国量勝与三成善於是  
歸城神刺原修城堡通橋梁治道塗盡台故蒲生氏  
之士隣国見以為欲反初堀秀治代景勝侯越後爭  
夏租不相善恐与之接境率兵所併使其相諍伏見

上变事神祖使人就問且徵朝景勝見使者曰景勝  
未審將軍之言夫遷神刺原者兼續上言得許已許  
遷烏不城何居城何疑烏四隣所告為反者咸新国  
之政且以會津与天下抗衡乎断山寨路与民休息  
猶恐不固而修橋梁以延敵起徭役以疲民乎景勝  
前遷會津時賜五年不朝以國家多事未及辞去會  
大閤薨我景勝仗兵威繕守備謹政令九戶不遠汝  
宜鑒諸今未暮年政教未徧守備未固兵甲未全不  
當翻然中廢就路然將軍必要入朝願与告者同徵  
對質伏罪雖死無憾若將曰汝实反速来置對景勝



不能入不測之地与孤犢同執將軍又曰共謀朝鮮  
今幼主新立人心不安愚夫蠢婦猶知不可况於將  
軍乎万無此事而以景勝信之乎婚嫁之令將軍自  
令自棄犯約背誓將軍自知如此令天下無失約束  
難神祖於是知其反有由下令伐會津伊達政宗先  
歸襲拔白石救之不及戰柳川取旂旗帷幕神祖至  
小山聞三成之乱而留秀康于宮都宮引兵西初最  
上義光与約受金已合諸侯攻會津於是諸侯解散  
令兼續往伐明年夏景勝見三成死天下無可与成  
事者因秀康請服秋朝京師兼續曰約束未明止之

不可七年奪會津食米沢三十万石八年朝江都德  
祖遊其邸至暮而罷諸侯聞之曰我輩無患於是城  
皇宮江都高田甲寅攻阪至鴨野下令人執土囊聞  
鼓即集別遣一校尉除道告橋觀者笑之俄土囊潮  
至填水而進城兵爭之不及竟敗鴨野上賜書赦原  
親憲須田長義鐵安忠島津久峯賞其功乙卯至京  
師有告古田重勝反者扼淀水備之景勝雖見遇厚  
不得復封卒景勝幼在輝帟側見二士连命立斬之  
重厚寡言無見其笑者臨陣發竒非所長也景勝卒  
子定勝立定勝殺兼續滅其家後從朝京師拜左少



將部松平長重松平憲良水谷勝隆仙石政俊城江  
都又率兵定會津令遽至出帖付相。奉以行莫有  
闕事左右怪之公何以先知定勝曰予何先知不唯  
是已常作記部署將吏率每十日必點檢是兼續教  
我上謂土井利勝曰聞定勝樓上見舞國中皆舞是  
何為利勝曰臣嘗試問之也上無与知焉定勝笑曰  
士人多無由盡知又欲布陳一見恐隣國疑之因舞  
識其面分隊伍成陣雖舞者不之覺也上聞之歎息  
定勝卒子綱勝立綱勝寬文中卒先令保科正之中  
子為嗣正之夫人之父也不可曰均之雖異姓我不

若立妹之子立吉良義央子綱憲朝廷以請後不如  
法削福島以東十五万石上叔氏益衰憲宗時綱憲  
父義央為仇家所殺綱憲欲伐之咸曰君為上叔氏  
死則死為吉良氏死臣等不知止不得出上閔焉遣  
大臣吊焉綱憲益慚不朝傳國于子吉憲与墾田万  
石于次子勝周吉憲時造石城自銅門至田安享保  
中卒子宗憲立浚江都墮十餘年卒弟宗房立  
萩侯毛利輝元者因幡守大江廣元後也廣元為源  
賴朝謀臣食邑相毛利因氏為子孫中從善之吉田  
有興元者當足利之末興元卒孤子不能自通以兵



屬尼子晴久孤子死晴久欲舍孤子之弟元就立已  
所親善元就乃如京師得見大將軍襲封還歸附大  
內義隆於是与晴久為深讎其後陶晴賢弒義隆元  
就誅晴賢為義隆報讎亦伐滅尼子氏山陽自播山  
陰自但以西悉取之元就七子左少將隆元早卒輝  
元父也元春承內兄吉川興経後食雲伯隱三十万  
石隆景為小早川元清為穗井田氏元康大藏大輔  
元政為天野氏少子秀包侍從治部大輔皆將兵克  
戰助輝元雄于西方輝元既代元就為右馬頭是時  
大將軍源義昭為織田信長所敗隆景迎之以謀納

京師信長兵因是益西其將秀吉降序田秀家取但  
因侵伯耆備中輝元恐納二州和會信長為明智光  
秀所弒秀吉將歸討賊諸將以為有天助將伐秀吉  
隆景獨為不可固止使秀包師弓砲与共討賊、以  
為輝元親至曳兵而走於是秀吉代織田氏号令天  
下德毛利氏尤重其不食言自參議遷中納言与伐  
平九州以筑前封隆景久留米封秀包明年輝元朝  
京師小田原之役輝元屯聚樂隆景屯清洲廣家屯  
岡崎以待已召隆景用其謀被小田原其後輝元秀  
家將二十万兵伐朝鮮諱在其事中秀吉囊遺命、



輝光東三十三州明府掌之西三十三州輝光掌之  
已輝元望諸侯附神祖而預三成之謀三成敗恐歸  
國慶長五年如大阪与神祖結為兄弟謀從遺命會  
津之役使廣家從軍是時僧慧瓊歸自山山至大防  
与廣家召輝光大谷告幽謂慧瓊曰内府克會洋非  
少主所得制也廣家幸未行足下早歸告納言東伐  
諸侯中悔欲共攻内府納言東出景勝南嚮諸侯皆  
於中雖百内府不能為之計且納言首抑内府天下  
之權安歸慧瓊曰善乃作檄傳天下示輝元首于事  
輝元養子秀元賢而有謀聞慧瓊之謀大駭曰苟我

父与隆景在不及此使人止輝元、、不聽三成遂  
推輝元為盟主諸侯兵十餘万属之輝元乃与養子  
秀元三万人已子秀就万人守勢多秀元屏人曰公  
擁少主居大阪遣臣迎内府、、与公天下無不聽  
而後擒三成易於反掌禍固可為福敗固可為功輝  
元將許之堅田兵部曰當大閣薨内府定宰相之封  
且以少君故不能無自疑恐為内府計不為毛利氏  
計宰相之言不可用輝元乃止不許秀元、、知其  
不可諫曰公不与内府猶有一計使臣奉少主行万  
一或濟不然為之禽輝元又告兵部、、曰大閣愛



宰相過於金吾天下知有宰相不知有公今縱不能  
逐之擁少主立大功天下非公之幸也輝元乃趣秀  
元行秀元行見三成下馬語曰從內府東者非起于  
行伍敗亡之餘也非大閭之德安從得尺土之封也  
今之計莫若少主親將彼輩見少主親將毒矢慘砲  
不忍射之堅刃利鋒不忍推之投兵伏陣前如是不  
戰天下可定上策也諸侯至自江戶居清洲使一大  
將疾走至豆州塞函關之道首尾不相屬聲問不相  
接將疑將恐諸侯戰慄爭先歸降如此聞以西非敵  
之有中策也觀兵于美尾之間攻城略地曠日弥久

諸侯內顧比內府至無敢當鋒下策也足下為如何  
三成曰君言大善然事不至此諸侯今棄內府而來  
內府失諸侯必請平辭如大阪秀元仰天大息曰西  
諸侯我之屬也當內府之東從之如市曾無一介相  
告此輩日中已無毛利氏誰肯棄內府歸我、不知  
死所既三成敗秀元引兵歸大阪輝元雅不善增田  
長盛恐其賣已出西城歸私第剃髮委國于秀元請  
平于直政歸藝使秀元俟命神祖怒不請而行將使  
世子往擊因直政言得止除二備藝因白雲隱石筑  
之地使食周長三十七万石治于萩初輝元先稅八



州為軍用新封諸侯福島正則等到國不得歛一錢  
遣使求之不能償言之朝事曰急將相會議謀之  
無發言者益田牛庵曰宰相之地半于國、烏為國  
於是輝元屬秀就于秀元曰此子才立之不才子其  
竟有之秀元因辭封救國之急欲全二州反之于秀  
就侯四年避歸長府慶長十三年侍從秀就賜松平  
姓為長門守城名護屋与皇宮十九年与秀元攻阪  
至天滿明年又往會城壞元和中輝元愛少子就隆  
与之德山為侯是時籍二州得七十万石以欲增賦  
本多正信典長門事却之曰如此後不能供寬保二

年輝元卒三年秀就從朝京師為左少將秀就性愚  
竈阿曾沼因幡大為茨邪國相祭其罪誅之秀就不  
救而心不忘聞國不給賣所愛牛然人不信之以為  
自晦秀就卒子綱廣立綱廣老子吉就立吉就卒弟  
吉廣立吉廣亦無子以長府侯綱元子吉元為後德  
宗時起舟師逐蛮人吉元卒子宗廣立寬保中塞決  
河立碑勒功

德山侯就隆城下松遷之卒子元賢立憲宗時元賢  
卒庶兄元次字善長立為上造根津祠元次往來過  
阪招名士宇都宮由的等相見館舍以好學聞于世



正德六年以捕宗国民三十六人繫諸獄求之不與  
執寘之新庄因除地入宗國德宗見元次詩閱焉  
荻侯亦慙欲出之京保四年荻侯請元次雖無禮輝  
元甚愛其父臣不恐絕後臣願以德山三万石封元  
次子元堯奉其祀以養元次上許焉召元素于加納  
立為德山侯元堯弟廣豐見今為侯  
參議秀元、清子也元清初承穗井田氏數拒秀吉  
秀家軍輝元當納質于阪秀就未生立秀元為嗣子  
遣行後秀吉還自名古屋至柳浦風起舟將覆人或  
曰毛利氏反至小倉觀其變然舟不可行將吏不知

所在是時秀元知秀吉在海中親駕求秀吉與俱載  
歸秀吉是以益信毛利氏而愛秀元與之姓拜侍從  
秀元年十五而我兵敗于晋州輝元病不能恤軍事  
秀元代為總督屠晋州斬首一万所嚮每有功于是  
起其父元清為總督召秀元妻以納言秀長女進參  
議秀吉意輝元既有子秀元不得立割雲石伯隱四  
州封之為山陰總管龜井南條宮部三氏皆屬之非  
其好也迨秀吉薨固請還之神祖賢之為言輝元封  
之山口二十万石輝元益不懌黑田孝高知士也見  
輝元無常謂輝元所愛僧慧瓊曰擢士僵而舟行者



以力之存也元清隆景雖亡毛利氏安者以德之存也從是以往毛利氏其危哉幸有秀元不能善之有如風起力竭我不知能濟否輝元欲與三成秀元諫之不可乃謂曰必欲伐內府臣請奉少主行秀秋惡三成而親內府雖拔伏見不可信高次不欲出質子必為後患臣請誘而執之輝元不可語三成、、不可八月以諸侯兵按阿濃津至大垣欲襲岡山三成不可會神祖至引兵登南宮山以吉川廣家之謀止不戰語在廣家傳三成已敗慧瓊亡歸秀元、、道磨針嶺至沢山下慧瓊見東兵求已急秀元兵並行

不戰恐為賣亡往京師所誅是時黑田長政要秀元于湖上欲留之秀元不可歸輝元于大阪神祖許平使食周長二州秀元代侯已立秀就退居長府往未佐秀就、、厭之上籍于朝直為輝元後不言受國于秀元、、以不為怨每朝必從其後甲寅見土井利勝請從軍利勝曰命出自駿府不可改乃見水野忠元曰臣前娶大閤之弟之女秀就今聚上之從子生子与前不同且忘庚子之德哉臣之報効在子之一言忠元曰我賤不預謀且也有變覆宗無及秀元正色曰大丈夫結友為緩急故也子以我為賣友者



忠元乃遂具告得從軍明年秀就不時出秀元知不可諫發長府兵先至秀就是以不得罪阪兵在播攝之交秀元不擊入長良攻得阪舟門于極樂橋斬首三百秀元善事二祖太宗以善茶事尤幸之卒子光廣立分少弟元知墾田万石嚴宗時給事于中光廣死之明年元侯綱廣与之清末二万石光廣子曰綱元、卒孫元朝立不义為宗國嗣子以弟元矩為長府侯德宗時卒幼不應置後從清末嗣侯匡廣于長府以万石封其次子匡平為清末侯是時松本侯水野忠恒病狂易見匡廣子師就于朝擊傷師就因病不出後代父侯卒弟匡敬立

史臣曰智不可顯必也慎其所与而後可獲全加賀侯聽忠興而不從弟之言因以興米澤侯木強寡援抱于權臣荻侯不信參議之賢休兵部幾亡夫三侯以大老擁數州之地或東或西以成神祖天其為之天其為之







私敗公事今內府以越府子堀尾吉晴以川中島与  
森忠政又結婚于仙臺侯阿波侯清洲侯不同受命  
乎薨未踰年背棄不守不可以令天下神祖答曰我  
不知諸君所以責我夫令所言：非命者以奉遺命  
為違命乎封二侯大閤遺命諸君所知也人有子男  
不無室家幼主不親政不訪諸君誰告以此為違命  
乎夫婚嫁夫得報可則行不可則止耳唯是諸君不  
欲我預事耶我當歸江戶留秀忠聽命于朝此在諸  
君中老吉晴等常憂三成將作乱於是相謂曰內府  
東歸不協孰大焉遺命所言是已使大老奉行盟約

前事神祖第在中島三成欲燒之前田忠廣告吉晴  
：：乃言利家從第于向島三成又謀以水注之遂  
請居二城二祖深德之會將伐會津吉晴會中老奉  
行止之不聽召吉晴子忠氏從軍留吉晴于濱松觀  
三成之變是時加賀江秀望稱秀賴使者至江戶欲  
刺神祖：：怪使謁者不得通秀望還逢吉晴之越  
府以為知三成之謀要与宿池鯉鮒吉晴所善水野  
忠重供具來飲主人秀望已不得志見吉晴等醉將  
膽刺殺忠重忠晴驚起捽其頭未斷忠重從者爭入  
擊吉晴：：足蹴燈：：滅竟斷秀望頭逃神祖在小



山聞吉晴殺二子逃命收忠氏初德祖屢忠氏聞三  
成反欲納質于吉田以東人守濱松問山内一豊  
、乃先言為已功於是德祖曰吉晴不与賊假令有  
之忠氏不為不収之既知秀望所為使役池田輝政  
西出戰合渡救岐阜迨神祖至岡山出擊敵于枕瀨  
明日守岡山攻大垣神祖誅三成封吉晴雲隱二十  
四万石毋何老忠氏代侯天壽主適阪使徒役負鋤  
導舟神祖善之而惡筑前侯所為筑前侯連砲並河  
行去慶長九年忠氏卒吉晴復起為侯十一年攻克  
飯山十六年忠氏子忠晴從神祖如京吉時復老立

忠晴吉晴薦士于諸侯百餘人或譏以為列侯為豪  
士遊說不亦鄙乎吉晴笑曰我知其賢不能盡容為  
之者欲少得其力耳吏請稅佐陀江魚不許曰欲其  
死而奪其樂誰為我用致仕一年卒甲寅敵襲破我  
兵忠晴奮擊敗之于籠嶋救秋田侯克今福代米沢  
侯守鴨野上聞之曰此不愧其父祖也明年發兵至  
阪會城壞諸侯殺敗卒為功忠晴獨以為亡殺人禁  
之寬永十一年卒無子因除野村以心請立族子不  
許然以心請之五十餘年至憲宗時憲宗嘉以心之  
忠与之邑上二祖賜堀尾氏書以心前逢火失之恐



堀尾氏竟絕不言於是伏闕請罪上益歎以為以心  
不愛身也  
生駒一正父曰雅樂頭親正、後秀吉起封高松  
以忠貞不渝為中老而潛事神祖以秀吉薨之年卒  
一正代為中老雅樂頭遣子左近將監正俊後伐會  
津正俊既行三成徵兵攻田邊一正與蜂須賀家正  
謀曰不與必生毒于我乃少與之兵所遣兵不肯攻  
田邊祭砲作雷聲已神祖聞其出兵留正俊至鎮不  
遣一正奉書言不得已以為賊出之三成死以正俊  
立功封讚十七万石既父子從家江都城江都賜蠲

賦之半慶長十五年正俊代父為侯致從佐興作甲  
寅後攻大阪明年出兵會城敗元和七年正俊卒子  
高俊代立高俊闇弱委前野助右政娶知政事土井  
利勝女為夫人助右佯稱利勝言之易置故將吏縱  
恣專權忤者乃死又遣瓜牙吏于讚多取于民因衰  
官吏不自安家監生駒將監上書言之下吏治之助  
右不服將監出一牘示之助右曰是我書也又出數  
書曰是亦汝書乎於是助右之毒盡露寬永十七年  
夷助右三族以高俊不能治國從食由利万石子孫  
今猶比諸侯云



中村忠一者秀吉中老式部少輔一氏子也秀吉出  
小牧紀人襲泉一氏常以寡碎衆擊破賊小田原之  
役拔山中於諸將一氏功為多秀吉取衣三与神祖  
及一氏以其一使神祖賜秀次曰汝庶幾如納言之  
威惠已徃一氏封駿府十四万石備東方之變明年  
討九戶監秀次軍至国分寺迨神祖伐會一氏以  
為中老相与止之曰將軍不可棄幼主而遠出將軍  
發怒于兼續答承允書誹謗將軍也兼續專用會津  
而不知天下之事足与較哉且其言信則朝明年朝  
復何求若不信乎伐之未晚畿内中州比年不登假

令將軍能行恐乏軍興神祖不可發兵東出時一氏  
病篤歸駿府謂家監横田村詮曰大閤命我備東方  
之變不可館内府於村詮家上食乘輿往見口竟不  
能言月餘卒時子忠一僅十歲一氏使弟一栄以忠  
一從軍攻岐阜一栄別將降大山又与有馬豊氏繫  
敵于杭瀨神祖望見曰家風存也見涉水攻壁曰此  
法當敵遣直政忠勝二子乃墮陣以一栄歸明日留  
忠一塞大垣之道忠一乃通使大垣降相良長每  
三与忠一有親也軍散封伯耆侯侍從伯耆守名康  
元女為夫人賜松平氏其後一栄死忠一益暴怒村



詮屢諫殺之村詮子主馬奔飯山衆多歸之松江侯  
佐忠一攻殺之神祖聞徵忠一、一不敢入都待罪  
呂川神祖以主故不忍致法下命曰忠一少不勝為  
國以村詮故不憂伯耆耳忠一不知擅殺害良臣罪  
至重我以一氏之故不忍絕其祀赦忠一罪家監近  
藤雖殺村詮以前屢直言免死斬安井天野道家後  
三年慶長十四年忠一俄病死大臣以矢野正倫子  
為侯子請為侯上察其偽下大臣獄中村氏絕嗣正  
倫以其子奔阪為秀賴戰死  
淺野長政者秀吉之婦高臺君之後父昆弟而長政

婦者高臺君之婦也以故見愛親諸將莫若者長政  
始代父為尾射卒稍擢先鋒騎士積功勞為京兆尹  
同秀吉視事後以從賤岳為大津城主從阪本定食  
槇島二万石是時尚為京兆甚得吏民之心攻小牧  
居後軍專典機事軍罷使參定婚奉夫人復徃從平  
九州再定肥後以功為彈正少弼封若狹從伐相至  
富士川石田三成叩馬諫曰駿相甥舅之國也浮橋  
不可渡長政反復明言秀吉乃渡小田原久不赦長  
政以諸將徇東地蓋降還降岩槻与三成合攻忍使  
人為降三成部五諸侯圍忍慚長政後至得之陽為



有應者不聽長政盡銳攻之不克城竟不拔小田原  
降使取會津与三成吉繼分道北巡自奥羽至甲信  
籍險易廣狹与民約束民咸便之至今不有更於是  
以長政長盛三成吉繼正家為奉行領主天下事與  
民作乱使長政往見蒲生氏郷盛言伊達成實片倉景  
襲氏郷改宗恐見長政質其謀臣伊達成實片倉景  
綱以平政宗深德之九戶政實反監秀次軍先進圍  
九戶降之秀次怒長政專許之殺政實明年以奉行  
往朝鮮還諫罷兵語在朝鮮事中秀吉以南安不拔  
復遣長政与黑田孝高往督諸軍文祿四年秀吉以

甲十八万石封長政語曰始我與子約為兄弟今我  
君天下不能以大国奉子我甚慚焉然亦天為之子  
其勿恨秀吉薨遺命不祭喪三成欲惡長政于神祖  
与長政謀以命贈神祖淀之鯉而使已舍人告大閤  
實薨神祖將往謝逢諸途而還初長政坐家人盜鑄  
金親戚故人無敢造門神祖親往見妻子請問為秀  
吉言出之於是遣少子長重官江戶示不忘其德也  
於是三成間行大疎之既長政因本多正信見言大  
閤薨時事神祖意大解利家卒景勝謂長政曰子何  
不言内府從阪長政曰前管公已欲之而無居第内



府曰造第易而無容從者之地且京兆未得其人我  
居伏見領禁衛雖公言之恐不聽後神祖如阪長盛  
正家止之曰長政与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謀去將軍  
代以利長、亦知待將軍入奉事神祖多從者入  
見因治長于結城雄久于太田以長政病不朝特罷  
奉行就國欲奉兵攻利長、政恐讒不敢歸甲去適  
武府傳國于子幸長、前已代治國年十五顯名  
于岩槻之戰叱名古屋為將討肥後賊未行以伊達  
政宗如朝鮮以因其父請也然竟相失為深讎幸長  
再如朝鮮會秀吉薨以三成黜已功与諸將欲伐三

成、以是解奉行歸沢山慶長五年反自小山擊  
破三成兵于合渡毀瑞龍寺寨擊三成于關原神祖  
聞幸長戰甚力出長政詣世子軍于上田遂使如奧  
三成誅從幸長為紀侯与長政邑五万石為世子友  
以家江戸蠲賦之半幸長往来居阪天壽主至為秀  
賴迎之致從彼城江都名護屋聞惺窩先生講孟子  
至生於憂患而死于佚樂而歎曰上遇我比嶋津佐  
竹心安之而忘三成病也已怠惰疾病從之危亡於  
何無有初神祖与秀吉圍碁見幸長弟長晟温石進  
之迨其舅木下家定死与之其邑三万石召使居京



師明年長政卒割其邑与少子長重十八年幸長卒  
長晟代侯甲寅与阿波侯破穢多崎連舟結營至葦  
島阪將燒壁逃追至仙波填其隍和議成留長晟等  
毀其城是時淺野右近平芳野熊野賊明年破阪奇  
兵于信達阪將治房至佐野我先鋒引兵還欲与中  
軍合上田主水不可戰斬客將塙直之龜田高緒以  
奇兵突其左阪兵大敗棄城走長晟乃歸紀擊治房  
所誘反者既至阪會阪滅時正清主寡居以長晟未  
娶尚為後以攻阪有功徙食藝四十二万石使築天  
主造清水門日比谷築之數崩少弟長望勸諫主者

長晟曰若然罪在我也殺無辜以免人孰信我失信  
不如死也子不佐我以義恐乱我宗舍義趨利商賈  
不為今人謂子如商賈必也按劍從之子何惡其名  
而私其實也始長重謀兄弟更立長晟不竟言君子  
善之而誅有功臣淺野左衛門龜田高緒亡去寬永  
三年封侍從于京四年子光晟為侍從安藝守賜松  
平氏九年長晟卒光晟立以三吉五万石与庶兄長  
治光晟造減俸法士大夫不悅嚴宗時乞骸骨子綱  
長立、一年卒子綱長立戊津山作嚴廟本坊二王  
門卒子吉長分墾田三万石与弟長堅吉長初無行



買倡童為近侍与俱歸国左右愧与之同列以死請  
夫人微為言吉長怒不見夫人行夫人自殺夫人加  
賀女也吉長後折節謹行甚減俸法損之国人悅三  
吉初侯無子卒立從子長照、亦無子以從子長  
澄為嗣給事于中長照老出紹封事德宗三年卒子  
長經立一年卒以幼国除藝侯吉長請立長經弟長  
寔為三吉侯頃之卒嗣竟絕地入宗国

長重少仕德祖為采女正慶長五年与之邑後併父  
死所分邑為五万五千石元和八年封笠間与兄同  
日卒子長直封赤穗益三千石與水野忠善以節俠

相許忠善為之請築赤穗上不許語執政曰長直愧  
無故墜先業欲亡如高野臣為之謀不能得于上請  
亦從是辭執政以二子沾、自喜恐生事台上聽城  
為長直老子長友立長友卒子長矩立分邑与弟長  
好元祿十四年長矩典勅使館初上野从吉良義央  
以事辱大洲侯欲中以危法侯憤欲与共死語之家  
監、乃行千金于義央而後遣侯、至義央躡履  
趨出如無自容之地侯見之怪而不殺已知家監行  
千金侯雅与長矩善知其自弱剛戾吝財義央復領  
主使客語長矩曰往者伊達政宗与兼松正吉飲酒



輕重不相中正吉以扇擊其額政宗笑不顧夫政宗  
天下英雄也豈不知以扇擊額之為辱哉顧社稷重  
於身亦重於仇也故含垢藏怒以全社稷於君奈  
何長矩曰賢哉侯曰君以為賢先身後仇以為社稷  
之計客將辭義央誤長矩隨笑之怒擊之傷額伏宮  
衛楫川賴如自後執長矩上即囚諸田村建頭家遣  
岡崎侯圍邸出其人奪長好邑遷廣島其日上遣侍  
御史讓長矩曰領客之職在周衛戒飭禁非儀長矩  
不思循職美及殿陛而逞私忿大不敬上不忍下子  
示夾子其自圖長矩再拜曰如臣死有餘罪伏丹死

明年赤穂士四十六人殺義央以其首祭其君之墓  
父之復長好邑  
前田忠廣者利長之族父也以文學仕尾世子為石  
見守世子見明智兵以為逃不得脫歸忠廣于岐阜  
免秀信忠廣既免秀信于厄傷不死難于京師剃髮  
改名玄以字宗白秀吉以奉行告繼病使玄以行奉  
行事守京兆子秀賴遷阪留兵守伏見迨神祖居城  
中大老秀家不欲罷秀賴所置守備玄以不可因是  
与大老奉行有隙傾意事神祖迨秀信与三成玄以  
使人止之曰公者前代之適也背阪不為不義願公











使、求平秀吉遣二將收薩所攻取地薩不肯割地  
伐破秀吉二將于瀧口天正十五年秀吉親伐嶋津  
氏豐肥筑皆降秀吉行破薩兵至出水義父乃剃髮  
傳國于弟、名義弘使伊集院忠棟請降秀吉許之  
削日州之半以義弘歸京師又召義父至与之朝宿  
邑於是義父密結驩神祖、、為言罷謫書獄厚資  
贈使得歸國文祿元年義弘伐朝鮮薩人作亂佐敷  
疑義父使之將執之神祖曰不然義父為之豈未就  
囚秀吉曰善使之伐朝鮮神祖曰不可義父老命在  
且夕不任軍事若死義弘持喪歸又失一將秀吉乃

止是時義弘大敗朝鮮兵明董一元據尚州茅國菴  
曰石曼子置兵于望津新寨之際連延數十里譬諸  
長蛇望津其首也首碎尾隨破宜先攻望津、、前  
有晉江不可飛而踰可以計取之偶得一女子懷中  
有書云此韓人之子願天兵勿害之使歸其家贖之  
者令公之後埋子之父有或之口無手之按諸葛鑄  
曰郭国安參謀史世用曰是我友為倭虜之其人可  
使使麗賈持書往与国安見外相拒縱火其内国安  
聽之於是明兵攻破我四壁殺明二將一元欲攻新  
寨國菴曰石曼子兵盡集新寨攻之未覩可勝不若



先取固城。已敗新寨難特立遊擊彭信古曰不然我望其壁少烟是其敗兵未盡集我兵乘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新寨已拔固城自潰一元乃不聽國苑義弘子忠恒年弱欲伐之義弘止之國苑信古縱騎張左右翼信古卒新募不慣兵誤火木槓人馬如湧義弘趣忠恒伐之左右翼皆走國苑以為城中無人自問道襲之遇義弘而敗明兵死者四萬餘人大敗績秀吉薨罷朝鮮軍小西行長不能去順天義弘子立花宗茂寺沢堅高邀行長歸又使伊勢貞昌迎鼓金島兵明韓以新塞之敗不敢遮擊我兵得全

者義弘父子功也神祖欲賞之奉行請待幼主親為之神祖曰不可國不必無事賞罰不行不可使人諸君必待幼主親賞其功亦待親行其罰止不刑罪人耶前秀吉所取薩地四万石盡与之義弘為參議忠恒為左少將義弘亦善三成數救其難神祖伐會津使人歸發薩之兵以欲詣軍會三成作乱召義弘、不直三成欲入伏見、守見義弘前為三成而不肯內之義弘乃攻伏見得松平家忠首其秋九月神祖大破三成軍義弘逢筑前兵不得出井伊直政從後擊之義弘從子豊久詐稱義弘留死義弘亦還



射傷直政然不能得豐久行義弘逃入勢州不見人  
三日殺牛馬食之至阪欲拒天下兵輝元不可乃歸  
薩其父義久怒義弘反德于神祖不之見遣鎌田出  
雲島津忠長請救義弘神祖如伏見福島正則為義  
久言又所捕獲薩人言伏見人不納義弘与使者之  
語無異神祖乃許義久立忠恒為薩侯初義弘殺伊  
集院忠棟、子久直入庄内叛此時忠恒如阪以  
父擅殺大臣背大閤法待罪高雄神祖遣歸与共伐  
庄内又遣長崎尹寺沢廣高往降久直於是聞薩敗  
于關原举兵反上使、者賜暑衣二百疋二千于忠

恒至則已斬久直忠恒曰上屢召二君恐誅不往代  
父祖者子孫之職也雖死安所避我為侯我往上之  
恩不可不謝与使者共如伏見是時吏求秀家急秀  
家在薩忠恒曰秀家雖不當赦曾与臣父有盟秀家  
死臣父必不獨生願上竟生臣之父上乃赦秀家遷  
八丈島津氏安慶長十一年賜松平氏名家久十四  
年伐琉球以其王歸賜以為附庸後二年義久卒甲  
寅阪使數輩来求救家久曰庚子之事上赦先侯傳  
国于臣為人臣子遺其大德捕最後来者致諸伏見  
薩兵至兵庫已解去明年亦不及戰又明年從朝京



師為參議左中將寬永二年徙家江都三年拜中納言于京師賜寮御馬七年上遊薩邸琉球人奏樂耶蘓起病不能行遣五千人屯于天草上亦使其子光久詣原城總督以便宜使歸侍病至則家父卒光久代立光久憲宗時老孫侍從綱貴立為上興作上野時上晏起朝見日或至日中綱貴見執政曰今日不見尚有它日不可以臣等故煩上請退執政恐不敢不言上從是見列侯有節綱貴卒子吉貴立德宗時吉貴老子繼豐立上以淨岩主妻之繼豐曰臣子已長假令主生子不立主之子上詩之吉貴在薩見上

遇令侯以主之故不能善之數讓繼豐、乃稱病不如國薩世賜松平氏位至左中將倔彊不習當世之俗云

佐土原侯以父者義父從弟也慶長八年請封之佐土原後將城笹山至伏見卒子忠興城江都辭去至藤沢聞神祖將伐阪倍道如駿府神祖悅使居麾下中軍明年至阪會軍散然神祖以為疾忠興卒子父雄立父雄卒以父元子忠高為後忠高女孫父柄見今為侯

佐竹義宣者常陸人源昌義後也昌義舅平清幹為



常陸大掾与昌義佐竹後十餘也佐竹氏絶上執憲  
定以子義久為佐竹氏之後而居大田焉今之佐竹  
氏義人後也義宣父曰義重兵強挫相兵于佐野然  
野之間多從之者遂取水戶使義宜居焉而已老是  
歲秀吉攻相義宣与結城晴朝佐野占宗宇都宮貞  
綱真田昌幸從秀吉將三成交恐小田原平三成為  
義宣曰誅殺素獲悍不見使者因是誑殺豪傑三十  
三人專制常州大与三成交善既与貞綱伐九戶如  
名古屋以兵屬神祖秀吉薨以三成序功不平諸侯  
欲伐三成三如阪歸于義宣備侯會津侯藝侯薩

侯亦皆善三成相共往來事不可解義宣曰諸侯求  
快心不顧殺身之害其勢微內府無禁之內府不矣  
人于急難中歸之必受諸侯親內府而恐失驩者必  
解三成曰諾蒙衣乘輿歸于伏見於是罷三成奉行  
而謝諸侯後三成以擅免奉行為神祖之罪神祖將  
伐會津義宣軍于多珂欲襲其後東政義諫義宣曰  
臣見德川氏所謂天授非人力所能也与伐會津家  
之福也義宣与義重咸不可既神祖將西使三者謂  
曰子許我入仙道今去水戶數里止軍我未知子之  
所為也夫天下之勢不以子為輕重子熟計從事恐



子不能保社稷伐會津出質子遣弟從軍唯子擇焉  
義宣曰臣於將軍非有怨惡豈背將軍然臣之子在  
大坂無可質者不者豈待將軍之令諸將請伐之神  
祖曰譬諸草木三成根也伐根則枝葉從墮留皆川  
下婁兵而行政義曰內府南歸士卒無有鬪心擊之  
可擒義宣亦不能用政義曰危哉君之國既不從內  
府、、得志必先伐我亦不結三成、、得志必疑  
於君、兩失之不若竊遣一將從內府如此不至亡  
常義宣乃予政義數百人遣之既德祖誅三成而還  
見義宣伏道側曰野鳥入懷獵者措之忘人之惡古

之道也神祖曰奉兵相滅無國不有焉所以惡義宣  
於景勝者以欲兩亨其利也父子雖無道政義之忠  
可善焉不奪水戶以竟政義之世慶長七年政義死  
上移義宣食砥沢五万石義宣曰會津首事而食十  
之二臣脅會津者罪在不遣弟、、實病不任行是以  
遣政義今臣所得不能十之一臣惑焉臣恐削弱而  
絕宗祀上乃与仙北十五万石書至即日從從者七  
十騎群臣叩馬諫曰常兵不下五万食支十年城高  
池深足敵天下若計不出此棄先君墳墓如不毛之  
地群臣願以死守水戶一去水戶衆離不可用義宣



曰政義以內府為天殺信矣我前殺三十六將奪其地今我左右咸其父兄若子弟婚姻也一日不忘報仇而俛首不動者非愛我畏我也畏天下共誅之也公等雖不惜死安能率仇讎而亢天殺之衆哉兵未交而難作于內公等止策馬而行羽之地蓋大於常云從羽十餘歲允再起從役甲寅上秋景勝自鳴野義宣自今福夾大和川而進神原康勝本多忠朝堀尾忠晴在二侯後阪兵斷隈植柵中軍使者安藤正次屋代勝永伊藤政世進攻柵不克二侯乘之阪將正倫欲斷橋中砲義宣乃移其柵于東後藤政次与

秀賴自樓上望見政次日我兵氣迫与木村重成渡部紕馳之七隊之士竹田榮翁万余人与景勝爭柵遇伏敗忠晴進騎擊紕張兩翼發砲政次創退重成破柵至帳下澁江宜利擊之追至柵所重成大呼反斬宜利戰益急義宣執陌刀親戰米澤將親憲立水中發砲康勝忠晴從傍助之阪兵竟敗義宣使謂康勝等曰微君救之殆敗時人稱其有礼上賜書戶村義国梅津憲忠大塚資卿黑澤道家信太从勝賞其功明年自秋田赴阪會城壞義宣弟曰盛重貞隆盛重承芦名氏後居會津為伊達政宗所窘亡歸其兄



以稱病不從軍奪所食邑自隆承岩城常陸後義宣  
無子以負隆子義隆為嗣寬永十年義宣卒代立部  
鳥居忠恒土岐賴行岩城宣隆六鄉政勝後江都隍  
義隆卒子義處立憲宗時封母弟義知二万石度兄  
義興子義都万石義處卒子義格立義格卒無子立  
義知子義峯以族人義道為義知後義峯無子義都  
子義堅以其地入為宗後

鍋島直茂藤秀卿玄孫近藤修行後也修行兄曰公  
光為龍造寺祖修行七世孫經資為太宰少貳支庶  
有教賴者食邑肥前鍋島為鍋島氏天文中龍造寺

隆信強征伐四方薩伐之戰敗死于政家幼在繼祿  
中初隆信母自嫁駿河守清房、前妻子加賀守  
直茂隆信以直茂至親數立大功亦驟諫已出鎮柳  
川於是大臣迎居住佐賀代撫其衆秀吉入九州之花  
宗茂為言見直茂而政家愚不有所立衆不附見逼  
讓于直茂約傳之子隆房云直茂子勝茂遂制任軍  
事見隆房若贅旒然寬永初隆房子李明詣江都訴  
之不見省客死于會津知與不知咸愍焉朝鮮之役  
以秀吉薨諸將欲大戰而後去直茂以無益止之敵  
亦棄我去不出後直茂見三成將作難造神祖左右



諷諭冀其有悟迎世子婦于已舍預作之備亂作避  
幻子侍妾居阪者然不堪列侯勝茂攻伏見大津當  
進攻松阪會直茂書至使人清洲而反三成死勝茂  
請伐柳川贖罪至則父已破柳川乃与黑田孝高加  
藤清正取柳川出其衆後父子朝江都三佐興作甲  
寅直茂前致仕居小城復起父子共從軍明年出軍  
不及攻城勝茂長子曰元茂有文武材迨尚岡部主  
生子男三人終黜元茂立主之子忠直為肥前守賜  
松平氏其弟直澄封蓮池直繼封鹿島忠直早死上  
令直澄蒸其夫人立忠直子光茂為嗣監其家事直

茂之死閔元茂不立与小城盡食鍋島之地有七万  
石寬永中勝茂從上朝京師拜侍從部生駒高俊伊  
達秀宗織田信友織田信勝秋月種春島津忠興遠  
藤慶利一柳直盛京極高廣京極高三青木重兼織  
田尚長小出三尹古田重恒久留嶋通春城江都耶  
蘇起出兵刈田三千人總督重昌召為先鋒元茂將  
之島原侯曰賊起于島原我當先擊之重昌曰諾為  
海路先鋒元茂為山路先鋒明年正月重昌死于賊  
勝茂父子至自江都賊夜襲不利又築夾城通外城  
勝茂攻之諸侯將出見之而止會御史職元見城東



無人直傳堞佐賀兵從之縱火進攻子城翌日福山  
侯先入已勝茂代之殲賊元茂直澄咸善戰遂毀其  
城上徵勝茂數以擅進兵停朝數月後三年命福岡  
佐賀交成長崎備波示杜瓦示也壘船入崎港遣船  
二百三十兵八十驅出之明曆三年勝茂卒孫光茂  
立憲宗時乞骸骨傳子綱茂字伯固綱茂卒弟吉茂  
立吉茂德宗時卒弟宗茂立宗茂老子宗教立自光  
茂後咸召元服賜松平氏為丹後若信濃守拜侍從  
小城侯元茂子曰直能字伯養病乞骸骨弟元武立  
給事于中元武子元延直英相及有國

蓮池侯直澄三傳曰直就當德宗時

初勝茂弟忠茂仕太宗為給事中和泉守食五千石  
其子正茂勝茂以少子直繼為正茂之子与万石既  
正茂有子復恐待己如支庶反直繼与地不与往来  
於是分直繼以鹿島二万石今備前守直鄉者其曾  
孫也

史臣曰戰國紛爭之時闕見罅隙為利忘義唯薩不  
妄動、必克而見伐者不怨可不謂有道哉閩原之  
事不得已于勢孤而內有致仕侯之不渝國不削非  
幸也鍋島氏父子頗近之其不能恤人之孤易嫡媚







